



【归路茫茫】

用心去感悟，
用灵魂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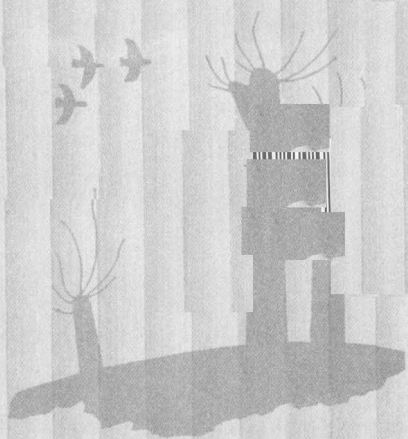


北岳文艺出版社





【归路茫茫】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归路茫茫/桑麻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4. 9

ISBN 7 - 5378 - 2696 - X/I · 2637

I. 归... II. 桑... III. ①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7251 号

归路茫茫

桑麻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并州南路 199 号)

www.bywy.com

北京瑞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6.75 字数: 230 千字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ISBN 7 - 5378 - 2696 - X
I · 2637 定价: 20.00 元

在我的推荐下，治中的第一本散文集即将出版，这是一件令我十分高兴的事情。在散文出版方面，今日的普遍情形是争抢和重复出版名家作品，一般作者尤其业余作者的作品殊难问世。我是很少替人荐稿的，实在是觉得治中的文章好，才破例为之。北岳文艺出版社之所以乐于接受，决不只是看在我的面上，起决定作用的是稿子的质量。当然，面对市场的压力，不但不要作者出钱，而且还按正常规则付版税，出版一个业余作者的集子，这个举动本身就不同寻常，表明了出版者的眼光和气度。将近两年前，我写了一篇读后感，现在用来做这本书的序言。治中一直坚持写作，后来又有了一些新的作品，其中围绕父亲和母亲的死所写的人生感受和思考甚有深度。我相信，这本书出版后，一定会为作者找到许多像我一样的知音。

周国平

2004. 8. 7



序：有灵魂的写作者

去年春季的一天，我随我的朋友席殊到邯郸，参加那里一家席殊书屋连锁店的开业活动。刚进店门，在纷杂的人群中，有一个读者在等候我。看见了我，他只是用明澈信任的目光望着我，言语不多。经介绍，我知道他是邯郸县的一名机关干部，名叫王治中，喜爱读书，自己也常动笔写点文章。中国有千百万文学爱好者，这情形十分普通，丝毫不足奇怪。

现在，王治中（桑麻）给我寄来了他的部分散文作品，读了以后，我觉得他的身影从千百万文学爱好者的队伍中分离了出来，我在他身上辨认出了精神的个性。我不会因为一个人从事写作而对他产生亲近感，不管他是专业作家还是业余作者。无论以写作为职业，还是以写作为业余爱好，我们都是普通人。人与人的真正区别在于，有的人有灵魂，有的人没有。正是灵魂使得一个普通人成为一个独特的自己，而不仅仅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我相信，王治中就是一个有灵魂的业余写作者。

一个农民的儿子，终于走出农村，进入县城，当上了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在实际生活中，这样一个人很容易被基层官场的现状所同化和支配，热衷于既得利益。可是，在读这些文章时，我鲜明地感到，作者恰恰相反，他始终拥有一种精神上的追求和关注，因而能够对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保持清醒的距离。我在这里仅举二例。

在《失去土地》一文中，作者表达了一种深刻的忧思，使我受到震动。我自己也常常对土地消失的现象表示不安，但毕竟是一个城里人的观感，相比之下就显得隔靴搔痒了。他亲眼看到城市这头怪物对于他从小生长的田园、村庄、土地的一点点蚕食，真正有切肤之痛。在他眼中，“鳞次栉比的高楼像

错落的牙齿，在无声地咀嚼着。这咀嚼是冷酷的，有预谋却没有节制。”最不幸的是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他们没有了土地，却又不被城市接受，“像鱼一样被潮汐推向沙滩”，成了没有社会身份和生活位置的人。最可恨的是那些“土地的始乱终弃者”，他们靠掠夺性开采发财进城，留在他们身后的被糟蹋了的土地从此丧失繁育的能力。在我听来，这不啻是受难的土地直接发出的痛苦呼喊。一个人的心灵惟有与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民血肉相连，才可能有如此深切的感受。

有一辑专写动物的文章，所写的动物有狗、猫、野鸭、鱼、鸟、蟋蟀等，作者恰当地把这一辑题作“恰似故人”，因为他对这些动物的确怀有一种纯正的友情乃至亲情。据我观察，有灵魂的人对动物的生命往往有着同情的了解。灵魂是什么？很可能是原始而又永恒的生命在某一个人身上获得了自我意识和精神表达。因此，一个有灵魂的人决不会只爱自己的生命，他必定能体悟众生一体、万有同源的真理。在《难逃劫数》一文中，作者正是怀着这种对一切生命的体贴之情，站在野兔的立场上，细致地、感同身受地叙述了它们遭到猎杀的苦难，向不义的人类提出了抗议。他完全有理由断定：“假如兔子有思想，它宁肯被狼吃掉，也不愿死在枪口之下。因为上帝规定了它是狼的食物，人有什么理由伤害它！”

还有一些很好的文章，我在这里不一一列举了。事实上，作者所涉及的题材相当广泛，他是一个有心人，随时随地都在思考，都有心得。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我读到这样的话：“人的终极差别不会是别的，只能是思想。只有思想可以使现实生活中的卑微者变得高不可攀。”这句话印证了我的印象：他是一个有灵魂的业余写作者。据我所知，有许多人之所以从事业余写作，是为了谋求出路，例如成为专业作家。这当然无可非议，因为任何人都有权通过努力来实现自己的正当目的。不过，如果只有这样一个动机，成功的希望反而很小。一个人不是出于灵魂的需要而写作，就很难写出真正的好作品。相反，如果是出于灵魂的需要而写作，那么，当不当专业作家真是无所谓，一个有灵魂的业余写作者远比那些没有灵魂的专业作



家更加属于文学。文学接纳一切有灵魂的写作者，不问写作是否他的职业，拒绝一切没有灵魂的伪写作者，也不问写作是否他的职业。

周国平

2002. 10. 10



序 有灵魂的写作者（周国平） / 1

第一辑 在沉默中守望

- 我是桑麻 / 2
求婚之夜 / 6
三位厨师 / 9
幸福的面目 / 13
凡夜 / 16
不长记性的男人 / 19
我的普罗米修斯兄弟 / 22
春亦无奈 / 26
新孙二娘开店 / 28
一条路的终结 / 31
月下幽篁…… / 34
外面的世界 / 36
生日感怀 / 38
泪为谁流 / 41
苏志芳印象 / 43
在沉默中守望 / 45

第二辑 无法回避的沉重

- 饭局 / 48
失去土地…… / 53
明星书法 / 59
本能恐惧 / 63
“上帝”的位置 / 66

- 谁在利用我们的信任 / 70
中午的烦恼 / 72
我看“亲牛鉴定” / 75
批评的困难 / 77
关于校服的闲话 / 80
婊子情结 / 83
大师·明星·猪下水 / 86
孽劫 / 89
经典敲诈 / 92
“牧民”式管理 / 95
被伤害的美丽 / 97
哀悼在早春二月 / 100
无法回避的沉重 / 103

第三辑

结束与开始

- 归路茫茫 / 108
减肥咏叹调 / 111
香椿树·桑树 / 116
阳光灼伤的花 / 120
圣诞贺卡 / 123
美丽不再…… / 125
健忘状态 / 128
纳米时代的生活 / 131
黑暗让我放松 / 133
扶手 / 137
表姐的手艺 / 139
春节：杂记与杂忆 / 142
孔雀开屏…… / 147
我的二〇〇一 / 150



另类节育方法 / 153

电话 / 155

结束与开始 / 159

第四辑

天使的身影

那条鱼在期待什么（外四题） / 162

难逃劫数 / 167

布谷鸟的飞离…… / 170

对一只鹁鸽的牵挂 / 172

屋里的蟋蟀 / 175

猫事 / 177

一条绝食而死的狗 / 180

猫的爱情 / 184

遍地虫子 / 187

有野鸭子的冬天 / 190

天使的身影 / 193

第五辑

没有果实的春天

迁坟 / 198

关于父亲的些许琐事 / 200

不要跟医生说话 / 206

阳光和鲜血 / 209

一些玫瑰，更多荆棘 / 212

他陪母亲去了…… / 214

最后的温暖 / 217

天堂里有没有中秋节 / 220

听风听雨过清明 / 221

木箱深处的碎花被面 / 223

第六辑

没有果实的春天 / 229

心灵停驻的圣地

倾听者 / 232

稻粒或金属一样的文字…… / 235

清音秀影待人来 / 237

欲望古城的黄昏 / 240

炉峰山精灵 / 243

善陀寻幽 / 246

慧云寺外的桃花 / 248

快乐书缘 / 250

广告之美 / 253

惶然而冷静的灵魂追问 / 255

圣徒般地生活与写作 / 257

遥远亦亲近的村庄 / 259

阅读余华 / 261

心灵停驻的圣地 / 265

代跋

麦粒洒在回家的路上（鲍尔吉·原野） / 267



第一辑 在沉默中守望



我是桑麻

《雨花》杂志社给我寄来一笔稿费，我没有时间去取，就委托同事国林代劳。时间不长，他开着车回来了。

没取回来，他说。一副不情愿的表情。人家不让取。

为什么？我问。你没给他们提供单位证明？

提供了。她说不管用。

那她想要什么？

身份证。

身份证？

是，身份证。

我是合法居民。我有身份证。不过，这个身份证显示的是我的真实姓名，而“桑麻”是去年才起的笔名。该笔名没有登记注册，就是说我没有以此报户口，所以，“桑麻”目前还没有身份证。

有没有别的办法？我问。

人家倒是给想了个办法，把稿费退回《雨花》，让《雨花》出一份证明，证明“桑麻”就是你，你就是“桑麻”，然后就可以领了。

这是一个貌似合理的建议，实际上这个建议要比让我重新办一个身份证还要困难。身份证在本市即可办结，让《雨花》出证明，就意味着我必须得跑到南京去。往返路费暂且不说，即便去了恐怕也不会如愿。因为我投稿时，他们并不认识这个叫“桑麻”的人。我们彼此没有见过面。他们在发稿之前，并没有让“桑麻”到南京去“验明正身”。现在反过来让他们来证明我是“桑麻”，不仅让人勉为其难，而且哭笑不得。

我因此陷入了两难悖论的夹击之中：要么放弃稿费，要么



按照她说的程序往南京跑一趟。放弃稿费即放弃自己的劳动所得，把本来可能的事情变成不可能；履程序则是让母鸡飞上太空，把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显而易见，后者更不可操作。

没有办法，我只得亲自去找那位柜员。我想，当“桑麻”这个大活人站在她面前时，她应该无话可说。

她坐在铁栅栏围起的营业室里，这样的装置首先让我自矮三分。

她以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清楚她已经意识到我是谁了。

你是桑麻？

我是桑麻。

你怎么证明你是？可谓一针见血。

我没有回答。我看到她的眼里有一种挑衅的味道。

我确实不能证明我是“桑麻”。单位的证明已被否定。让我父亲或妻子证明会有舞弊的嫌疑。如果她能认可，让我的所有同事来当面作证，我会在所不辞。问题是这个提议被她断然否定。

现在需要的是：证——件——！想要证明真实的自我，只需要一个证件。而那个证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先有了我的存在，但现在却必须反过来用作我存在的证明，我必须用我的影子来证明真我。这真是一件有嘴说不清的事情。好在我每天回家上床时，妻子不看身份证。她跟我恋爱、结婚时也没有看过。倘若如此，我就进不了家门，只能夜不归宿了。

我问，为什么单位的证明不行？

她说，不行。

我问，为什么不行？

她说，就是不行！

我说，请告诉我不行的理由。

她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规定！

她说这两个字的时候，不再抬头。她在编织一件毛衣。这是不是——规定！

我不可能为此再去办一个身份证。办一个新身份证，至少



需要半年时间。那时候，这笔款项已经按“规定”退回去三个月了。

我改换了方式，向她赔笑脸，说好话。这样大概过去了半个小时。我的纠缠影响了她编织的进度，她终于有所松动，要不，你去问问我们领导。

领导？对了，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领导是制定规范的人，也是最有可能打破规范的人。如果领导能够表态，也就大功告成。

我去找她的领导。领导正在办公室开会，是个年轻人。他从屋里出来时，脖子上挂着一个醒目的监督牌。他比较热情。

我道出了我的尴尬，非常小心地告诉他我就是“桑麻”。我的口气有些讨好的味道，好像此刻我是一个冒名顶替者。

到底是领导。他表现出急人所急的神情，开始为我想办法。沉吟有时，他说，这样吧，你重新让单位开一封信来，证明你是“桑麻”。不过，请注意！他话锋一转，这份证明必须承诺，汇款在五百元以下时，可以由你来取，一旦超过五百元，你就不能领取了。

他的意思很明白，汇款即使是寄给我的，在五百元以下时，可以归我所有，要是超过五百元，这笔款就不再属于我了。这，到底是什么逻辑!!!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恰恰是五百元，而不是一千元或五千元？但我顾不得想那么多，这已经让我感激涕零了。再说，我的文字既不涉及上房（武打），又不涉及上床，谁肯一篇给五百元的稿酬呢！

五百元以下也可以了。目前这笔汇款离这个界限还有一大截呢，先把这笔取回来再说。我不断地向他点头致谢。

他在新开的证明信上签了字，让我交给那位柜员。她看了看，嘴里嘟嘟囔囔：刚才我去请示你，你说不行，人家找你，你就行了，真是！

她站起来，意欲找领导说理的样子。我赶紧给她打拱。我怕她找到领导，领导随之变卦，那样我还得麻烦。我说，你就行个方便吧。



她终于不自然地坐回原位，开始办手续。

回到车上，我觉得轻松好笑。我现在已经是桑麻了，加在“桑麻”上面的引号可以去掉了。可是转念一想，他们虽然承认了，却是有限的承认，眼下这个桑麻已经严重缩水了！同时，另一个问题出现了，我是不是桑麻，取决于汇款数额的多少，当在五百元以下时，我是桑麻；超过五百元时，我就不是桑麻了。我不免有些懵懂，如果我不是桑麻，那我该是谁呢？或者谁又该是我呢？

本来叫王治中挺好的，何必非要叫“桑麻”呢？

求婚之夜

那是十九年前的深秋时节，刚拿到中师毕业证书不久，我被分到一所偏僻的乡中任教。一切仿佛季节变换一样顺理成章，我的婚事在一个凉爽之夜被提上议事日程。

前来提亲的是一位小学教师，曾教过我一段时期的语文。她有两件事给我留下终身印象：一是这个老牌师范生，念课文时把“呢”字读成“泥”音，不免让人感到呆板陈腐和滑稽可笑；另一件事，则是她在那个晚上光临寒舍时带给我的永恒激动。除了教学居然还会做媒，应了“人不可貌相”那句老话，我因此相信女人天生就有撮合好事的本领。

我当时有些腼腆，我的腼腆纯粹因为破天荒第一次被人提及切身问题。我当时刚刚二十出头，觉得谈婚论嫁为时尚早。我父亲倒是真的比我心急，他在私下里早已紧针密线为我张罗开了。因为我的许多同学不仅已经金屋藏娇，相当一部分甚至还子女绕膝。他的压力并非来自舆论影响，而是来自传统观念和一个父亲的责任。由于我母亲此前已经过世，我的终身大事自然成了他的当务之急。当我得知，这位老师所提的女子是我的中学同学，而且让我心仪已久时，我除了觉得夜晚突然呈现一片光明，心中充满一个钟情男子的期待和激动之外，就是尽量做得不露声色：她的美意已正中下怀。后来的一句歌词正好说明我当时的心态——小雨来得正是时候！

我陪着她于当天夜晚到我的那位女同学家里去。说是陪着去，其实并没有到人家家里，只是陪她走过两村之间那段夜路而已。我当时还没有那个胆量，再说这也不符合传统礼仪，她也不会女方正式认可之前，贸然把一个陌生男子直接带到人家家里去。来到村外之后，我在村边等着，等她带出好消息与